

「十二個門是十二顆珍珠，每門是一顆珍珠，城內的街道是精金，好像明透的玻璃。我未見城內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為城的殿。……。城門白晝總不關閉，在那裡原沒有黑夜……。凡不潔淨的，並行可憎與虛謊之事的，總不得進那城……。」——啓示錄第二十一章，二十一至二十七節

今年暑假，住波士頓的姪兒 Vincent 終於如願以償的申請到了台中市交響樂 (T.S.O) 與東海大學音樂系合辦的音樂營 (T.S.O Music Camp)，自從日裔指揮家小澤征爾離開波士頓交響樂 (B.S.O) 轉任台中市交響樂總監後，幾年的時間內，不僅將台中市交響樂帶進了世界的舞台，每一年夏天，他也將許多世界一流的音樂家如馬友友、PERMAN 帶來台中指導音樂營。就如同當年在波士頓交響樂的 Tanglewood 一樣，一群年輕的未來之星在大肚山森林裡的音樂營與他們景仰的大師共處一兩個月。不只學習大師的技巧，也慕效大師的風範。

其實暑假音樂營的開始，只是台中每年音樂季的序曲。暑假結束後，由九月中到十一月底，每個星期六晚上，台中市交響樂在東海大學的牧場舉辦共十二場的露天音樂會。音樂會晚上七點才開始，但台中市民卻像辦嘉年華會般，從下午三點多起，便陸陸續續的攜老扶幼，帶著遮陽傘、涼椅、野餐布、飲料、點心，紛紛在草地上佔最好的位置。大人鋪設好野餐布，臥在上面聊天、吃點心，小孩歡樂的在草地上追逐嬉戲。樂團的義工也在這時贈送貼紙、螢光棒。

坐在東海大學牧場的草原上，吹著中台灣秋天乾爽的涼風，眺望以鬱綠的中央山脈為背景、在夕陽下閃閃發光的台中盆地，就如同黑絨布上的珍珠一般。當暮色漸漸籠罩牧場草原，小孩子們紛紛揮舞著螢光棒，像一群飛舞的螢火蟲，回到大人身邊分享飯團、點心和熱騰騰的飲料。這時遠方樂團的舞台逐漸亮起，陣陣的弦樂及管樂調音的聲音傳入耳際，你知道今晚的盛會就要登場了。

當月光灑在草原時，你可聞到那香濃的咖啡味混著牧草的香氣，伴著悠揚的樂聲，那不論是坐著的或躺著的聽眾都陶醉在其中。

這露天音樂會從初秋辦到深秋之時，聽眾的衣服逐漸由短袖慢慢的換成了長袖，然後再加上了外套。到十一月底的最後幾場，有的市民甚至把毛毯、睡袋都帶來了。聽音樂會最大的享受是安息在其中——那也許是當台上的音樂家全神投入在演奏時，在涼冷的夜空下，你躺臥在牧場，享受睡袋裡的溫暖，看著滿天的星斗，

不知不覺的睡著了。忽然醒來，樂聲仍在，瞥見身邊的草地泛著銀白的月光，彷彿體會了德布西當時寫〈月光〉這首曲子的心情。

除了這每場可吸引三、四萬人的露天音樂會外，台中音樂協會（Tachung Music Society）及東海大學音樂系協辦的音樂季在九月開學後也陸續登場，一直到隔年四月才落幕。這為期八個月的音樂會紛紛在台中各大小演奏廳上演，像可容納兩、三百人的新民演奏廳，專供精緻的室內樂演出；可容納一千五百人的東海大學音樂廳與以紐約林肯中心（LINCOLN CENTER）為雛形的馬偕表演藝術中心（JOICE HALL），不只提供可容納三千人的演奏廳，還有供舞蹈以及戲劇演出的劇場，整個表演中心總共可容納一萬兩千人。台中音樂季每年不僅吸引來自本地的聽眾，許多日本、新加坡及香港等地的愛樂者，也都組團前來欣賞國際巨星的演出。以至於觀光旅館每年總是有許多時段因這些國外的樂迷而變得一房難求，若不提前兩、三個月訂房，恐怕得住到郊區的旅館了。

今年的音樂季的季票（Season Tickets）我們早在四月就訂了。小孩子因為學生的身份得以買到半價優惠票。因政府的重視及私人企業的贊助，在音樂會開演之前，所有沒有賣完的票也都以一百元的票價買給在學學生。全民音樂的夢想在台中真的被實現了，市民們因此不再受到電視的綑綁，也終於可以向那纏繞良久的KTV年代告別。

就在音樂季登場的同時，台中的藝術節（Taichung Art Fair）也在暑假展開。先是七月中的花車遊行。來自全國各個中學和大專院校都推出代表作品參賽。那些有設計學院的學校都把花車遊行當作設計課程的作業而全力以赴，並把它當作是對外宣傳的大好機會。每年遊行的隊伍在各個學校的儀隊及鼓號隊的帶領之下，由台中火車站前的廣場沿著中正路到中港路一直走到七期市政中心廣場。沿途民眾夾道歡呼起舞，辦公大樓的人無心工作都靠在窗邊觀看，就像那電影上歡迎戰勝的英雄歸來一般，一把一把的彩紙亮片由高樓撒下，像千萬的蝴蝶在早晨的陽光下飛舞。

八月初有連續一個星期，由科博館到美術館的綠園道成為行人徒步區。來自各地的藝術家在這裡擺上攤位。穿插在其中的有雜耍的，變魔術的，搞笑的小丑以及原住民的樂團在各個角落吸引了圍觀的人潮。空軍的螺旋槳飛機中隊噴著五彩煙霧緩緩掠過上空，編織各種圖案。攝影的飛船掛著“TACHUNG ART FAIR”的彩色布條也盤旋在台中上空。整個園道男女老幼往來不絕，不只是本地居民，大批的國外觀光客也都湧入這個盛會。許多的畫廊經紀人也混在其中尋找他們的明日之星。這遊人如織，漫步在園道的景象就像那清明上河圖一般，太平盛世在這個年代重現台中。

台中的藝術不只有嘉年華會般的熱鬧，亦有其深刻久遠的根源。這要追溯到六十年代在大肚山的五月畫派到九十年代後台中藝術村的形成。這藝術村是原來台中工業區的夕陽工業外移後開始在這些廢棄的廠房中萌芽。當那些勞力密集、高污染的工業離開後，更多的樹林及公園被引入園區內，立體停車場的興建，藝術村內軌道街車（Street Car）的引進及改善的人行步道系統，使得民眾很容易就可到達那些畫廊及書店。週六早晨我們常到藝術村裡一家叫 ROSE 的早餐店，那是由一個高大的倉庫改成的。當陽光由十米高的天窗灑下時，咖啡的香味混著巴哈的弦樂三重奏迴盪在空中，你可攤開小說享受這溫馨的早餐。

我們常在這裡待到十點多，才信步逛過一間間的手工藝品店。這裡有一家“FINE WOOD WORK”的展示店你可看到那全手工的傢俱，用各種不同的木頭組合起來。那不只是張桌子或椅子，你可感受到木材的紋理，與色澤，還有那木匠的生命與個性也融入在其中。對街的轉角有一家“BARNES AND NOBLE”的書店。也是由以前廢棄的工廠改的。我們喜歡這書店是因為空間好大且地面沒有高高低低的變化，也沒有東一個旋轉梯，西一個挑空。它就像圖書館的書庫一般，大方整齊的按字母分類排列，我們到這裡來可專心找書。這個書局與美國的書局同步發行新書。像“LEFT BEHIND”的系列我就不用再請美國的親友帶回來了。

書店的旁邊是一家編麻繩的工作室。台中在清朝時盛產麻葉，像麻園頭溪的命名就是因此而來的。這家店你可找到各種大大小小的麻繩編的地毯、簾子、壁飾、帽子、背包，因為是純手工的，價位不低，但許多日本及北歐的觀光客特別喜歡這家店的產品。這店老闆的妹妹在隔壁開了一家「麻薏屋」，慕名而來的食客常要排到外面的人行道。穿過公園，對面的藝廊二樓有許多鞋子設計工作室，原來台中工業區過去有許多代工的製鞋廠，後來都遷到大陸及東南亞去，他們的第三代並沒有完全的繼承祖先的生意細胞，這些年青的後代在米蘭多年的學習，回來後在這裡設立自己的品牌，成立工作室，也在台中的一些設計學院任教，為台中工業設計注入新的生命力。

政府的減稅政策吸引了許多的出版商、劇場工作者、藝術工作者來此，許多傢俱設計、服裝設計及建築設計的工作室在此紛紛設立。政府也整合民間企業整修了一些廠房成為工作坊教室及小型演講廳，並在附近興建了一些小型精緻的旅館。每一年暑假台中美術工藝協會（Taichung Art Association, TAA）與中部的一些設計學院合辦的藝術營（TAA camp）邀請許多國際知名的藝術家來與本地的學生展開為期兩個月的工作營（Work Shop），去年我們小孩參加的琉璃工作營，指導的藝術家是來自西雅圖 Dale Chihuly。

其實許多年前我們就常在西雅圖的國際機場及美術館看到 Dale Chihuly 大型的創作，而驚豔不已，他那奔放不絕的創意以及在固態的玻璃中展現出流動的力量

及所創造出多變虛幻的空間與色彩一直是令人讚嘆的。我們都認為唯有浪漫不羈的個性才能有如此的作品，直到去年親自在台中的藝術營看到他在高溫的工作室裡教學生精準的控制時間，吹、轉、烤、夾，再吹再轉四十多分鐘下來，一群人滿頭大汗合作完成的一件作品才要放入烤箱降溫，他卻說“拿出來 Drop It！”大家一時不知他的意思，他又說了幾次“Drop It！”大家才知道他要學生把這作品摔在地上粉碎。原來是在製造過程中有氣泡在裡面出現了，除了重作，沒有它途。學生也因此在這工作營學到了大師面對藝術的嚴謹態度及一絲不苟的精神。今年的台中藝術營是以台灣的鄰居琉球為藝術的交流對象。請來的藝術家有「壺屋燒」的陶瓷工作者，以及來自琉球本島及各離島的染布編織工作者。本地的美術館及畫廊早在去年底就開始展列他們的作品，台中的幾個公共電台（Public Radio Station）如東海之音、逢甲之音、中技之音也一連串的對這些國寶藝術家作了專訪介紹及評論。藝術村的演講廳將在七、八月藝術營開辦，有一系列的講座請這些藝術家能直接與聽眾相會。在過去講座開辦的季節，我們常在週六早上睡到晚晚然後到藝術村的一家 Organic Food Store 吃完 Brunch（早午餐）剛好可赴下午一點在附近演講廳舉辦的藝術講座。

有時懶得去聽演講的日子就在附近的糕餅店買些現作的太陽餅及小雞蛋糕到我們朋友開的服裝設計工作室「小鳳的店」聊天喝下午茶。一聊聊到晚上，若還有興緻，可到那舊的變電場改成的露天劇場看「象劇團」的演出。我們的一些國外朋友來台中時，總是希望能訂到藝術村的那些小型精緻的旅館（Boutique Hotel），因為住那裡不但藝文活動多又有各國的美食，最難得的是可由旅館房間的陽台看到秀麗多變的中央山脈。不論晴、雨、晨、昏各有其迷人風采，夜晚俯看台中市街道上的車燈就好像那流動的精金一般。一些作家也常到這邊寫作，有的旅館還特別保留了一些原木構造的閣樓房間供這些常客住一兩個月。這些文人雅士的進駐流連，特別令人懷念起作家楊逵的大肚山歲月。

台中會吸引那麼多的藝術家及遊客來的原因，除了藝文活動，其實有一個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你發現原來充斥在城裡的色情及賭博行業都不見了。花店取代了美容院，圍棋社也取代了鋼珠店。城市變得潔淨了，人行道上那推著嬰兒車的，坐輪椅的都可通行無阻；公園綠地一直增加，原來那些庸俗作做的所謂公共藝術品，及人工的矮牆階梯都不見了，一眼望去祇有綠色的地衣與樹木，那樹木真是高大，巨傘般的樹冠把整個街道都蓋住如同隧道一般。那些當時誤植的外來種都逐漸改為本地原生種的樹木。榕樹、樟樹、烏臼、茄冬、欖木這些層層喬木讓台中成為一個多樣化的森林。原生樹種的回復，使得在台中消失多時的各種蝴蝶、甲蟲、蜻蜓及鳥類又回來了。每年冬天剛過，就有整群的粉蝶與鳳蝶在園道的花叢裡飛舞，小孩常到樹林落葉堆裡找獨角仙。

那原本被蓋住的綠川、梅川被打開重見天日，污水系統的接通，使得河水不再惡臭。台中的幾條河川經過生態工法的改良，卵石覆土取代了原本的混凝土，河流旁的公園及停車場都改回為濕地水塘。消失許久的螢火蟲在每年四五月時，突然又整群的出現在河邊的草叢與灌木林中。當我們沿著麻園頭溪邊的步道散步時，常可看到白鷺及傍晚時的夜鷺順著河床飛過，尋找河裡的魚蝦螃蟹。假日時，我們一家人常騎著自行車或穿著直排輪順著柳川旁的自行車道一路由北屯經過中正公園，中正公園自從裡面的水泥地及建築都拆除後，改成了一個沼澤地，裡面長滿了一人高的開卡蘆，四週也種滿了楊柳，柳川流經這裡，雨季時水會淹漫整個沼澤地成為池塘，池塘裡有成群的紅冠水雞穿梭浮游於草叢之間，草叢裡常會躲著一些田鷺等野鳥，人靠近時會忽然唰的飛起。

柳川經過民權路那段，沿河兩岸蓋了整排的飲食店，每家店面都不寬，但有個約四米寬四米長的木造平台靠著河岸。到了晚上，整排的木平台掛起燈籠，成列的燈籠蘊著黃光，像是掛在河邊的一串珍珠，平台上的人飲酒唱歌。從河床的木棧道穿過這區，有時還會聽到上面傳來琵琶及月琴的聲音，恍惚之間把人拉回到了漢、唐時代。

柳川穿過林森路，經過我小時唸書的忠信國小，這段河岸兩邊的垂柳枝條都快垂到岸邊自行車道。騎車經過，有時還得把頭低下，免得被柳葉掃到。小孩常撿一些柳條插在自行車的把手上，騎的時候，迎風揮舞，像那戰士出征一般。

再往下游騎，由鐵道下穿越到了樹仔腳，在那裡有一家露天的有機花草茶農莊，我們總會停下來，坐在樹下的木平台上休息片刻，看著河水流過，享受免費的音樂。喝些茶，吃些點心再上路。沿著柳川進到烏日與旱溪會合後就進入大肚溪了。順著大肚溪的自行車道穿梭在芒草之間，再往西約二十公里就是大肚溪與台灣海峽的交界。我們明年挑戰的目標就是一直騎到大肚溪口去賞鳥看夕陽。

那大肚溪河口除賞鳥外，還有一個生態博物館，是以以前的火力發電廠改的。那是在電力轉為民營後，才發現原來的火力發電廠也是個錯誤的決策。在中研院的協助下，小型的風力及太陽能發電廠紛紛設立，沿著西海岸的另一奇景就是那成列的葉片在季風下優雅的旋轉。火力發電廠自從停止運轉後，大肚溪口回復到碧海藍天，台中地區氣喘的人口急遽下降，由大肚山看台中盆地是翠綠明朗的不再是灰濛濛的一片，南投的酸雨也沒了，更可觀的是大肚溪口的候鳥種類及數目逐年增多，也吸引了隨著季節來觀賞候鳥的國外旅客。

居住品質的改善及先天的氣候條件，使得台中多次當選為全球最適合居住的城市。許多歐洲及日本的企業家在台中郊區置有他們的避寒行館。像台中西側的大度山在農田休耕後，逐漸被回復為自然林。在鬱鬱蒼蒼的樟樹林裡，常可看到珠

雞野兔的蹤跡，偶而也可瞥見梅花鹿的身影在前方樹林裡一閃而逝。蔚藍的天空，不時有老鷹在上盤旋。每年三月微風輕拂的季節，淡紫的苦苓花開滿整樹。到了六月時分，相思林花開，把整片山丘染成金黃色。在這森林的隱密處，有許多名人隱士的農莊。畫家莊喆每年來台灣指導藝術營時，都會在此小住一段時間。

台中舊市區在原來的遠東百貨公司及綜合大樓改為立體停車場之後，解決了市區的停車問題。上班族及中年以上的消費族群又回來了。我們常帶著小孩搭單軌火車進城看電影。台中電影協會 (Taichung Cinema Association) 每天晚上都在城裡的三家舊戲院：中東、森玉及聯美放映不同於商業院線的影片。中東戲院在前幾個月的台中電影節 (Taichung Film Festival) 播映了小津安二郎在二次大戰前後一系列的作品，我們每一場都沒錯過。再接下來將是黑澤明系列，從他早期的黑白片，一直到他去世前的最後幾部片子，涵蓋的影迷有兩個世代。最近的副刊影評專欄也一直在探討他的作品—不只是電影，還有水彩畫、服裝設計及他的文學作品《蛤蟆的油》。副刊記者還越洋採訪了美國導演史蒂芬史匹伯，談黑澤明對他的影響。

在中東戲院電影散場後，沿著中正路往自由路方向走兩個街郭，你可在街角買到熱騰騰的蘋婆。那鮮黃鬆軟的口感與香甜的滋味，是我對舊市區的童年回憶。

舊市區在晚上九點到半夜，除中正路外，全部改為人行徒步區。街上你可看到身著勁裝的年輕男女賣力的表演街舞。第一廣場前，一組人把大大小小的垃圾桶、玻璃瓶、鍋蓋架設在廣場上敲打起來，那扣人的節奏吸引了無數的路人圍觀。城的另一邊，舊市政府改成了高雅的餐廳，在那拱廊下舖著雪白桌巾的餐桌上，燭光映在盛著紅酒的高腳杯，舒伯特的小夜曲自中庭穿越迴廊傳來。這是台中人慶祝結婚紀念日最愛的地方。在火車站前綠川橋頭中年的吟遊詩人正撥著吉他唱自編的歌曲：「…你這受困苦被風飄蕩不得安慰的人哪，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頭，以藍寶石立定你的根基，以紅玉造你的城門…」

當夜幕低垂，曲終人散，城裡逐漸回歸安息。一輪明月冉冉升起，月光像是日光，照在城裡潔淨的街道。這曾經迷失過的城市如今浴火重生。細雨降在嫩草之上，甘霖降在菜蔬之中；百姓得吃田間的土產，也喝葡萄汁釀的酒。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勞碌中享福，這是流奶與蜜的應許之地。